



中国历代名窑瓷片鉴赏

谈瓷侃片

著 ● 沈胜利 刘国斌 沈恺宇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历代名窑瓷片鉴赏

沈胜利 刘国斌 沈恺宇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历代名窑瓷片鉴赏:谈瓷侃片 / 沈胜利, 刘国斌,
沈恺宇著.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458-1403-3

I. ①中… II. ①沈… ②刘… ③沈… III. ①瓷器 (考古)
— 鉴赏 — 中国 IV. ① K87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5594 号

中国历代名窑瓷片鉴赏：谈瓷侃片

沈胜利 刘国斌 沈恺宇 著

责任编辑 杨柏伟

技术编辑 吴 放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 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mm 1/16

印 张 21.5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8-1403-3/K.263

定 价 160.00 元

談瓷侃片

張森



(一)

一颗牙齿，让我们知道了元谋猿人。

一块头盖骨，让我们知道了北京猿人。

一枚瓷片，又能让我们破译怎样的秘密呢？

在中国古代，匠人地位低下，居于社会上层的文人对“劳力者”的生产实践又比较轻视，所以古籍中对瓷器、玉器、木器、铜器、金银器、织绣等生产工艺的记载极为稀少。明清之前，匠人姓氏和制作年代出现在工艺品上的情况极为罕见，这为今人考证器物的产生年代与社会背景，布设了许多盲点与难点。但是，文物环境提供的信息还能为我们提供管窥蠡测的路径。比如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不少人认为在宋代与明代之间，应该有蓝底白花的瓷器存在，尤其是冯先铭先生已经试探性地提出元代青花瓷的概念，但事实上，许多人还是将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当作明代永宣时期所出的粗陋产品。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人约翰·波普通过对英国、伊朗、土耳其等国博物馆所藏数十件青花瓷器的考察，撰写了《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博物馆所藏中国瓷器》一书，尤其是他还以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一对写有“元至正十一年”纪年题记的象耳大瓶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让国内专家有如梦初醒、醍醐灌顶之感。

元青花的概念让中国专家脑洞大开，那么它就是中国青花瓷的肇始？倒也未必，1957年和1970年，考古专家先后在浙江龙泉和绍兴两座宋塔塔基下的夯土层里出土了一共十几枚青花瓷碎片，有人据此提出了青花瓷始烧于宋代的说法。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又有人在扬州唐城建筑工地上发现了一枚绘有几何图案的青花瓷片，这块瓷片为研究我国青花瓷起源开启了新思路。多年之后，在扬州旧唐城遗址范围内再次出土了十多枚青花瓷片，关于青花瓷始烧于唐代的说法就有了更加有力的证明。

十几枚瓷片，将中国青花瓷烧造的年代向前推进了九百年。小小瓷片就像一根杠杆，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为坚实支点，撬动了中国陶瓷史、中国美术史以及中国外贸史。

故宫博物院专家冯先铭先生曾经透露，在境外有三件完整的唐代青花瓷器，一件为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条形纹三足罍，一件是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花卉碗，一件是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后来我从多种考古书籍中得知，在伊拉克撒马拉地区曾有类似的唐青花瓷片出土，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内。过了数年冯先生又透露，在海外又“发现”了两件唐代的青花瓷器，一件是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花卉纹碗，另

池，怀素书蕉，入列蒋凤仪先生门墙，隶书一门颇得礼器、史晨之风采神韵，后拜张森先生为师，受乃师悉心指授，更有迎风标举之丰美仪。他以书画与漆器收藏怡养性情，略窥门径，转而兼攻陶瓷收藏，成为沈老嫡传弟子，鉴赏水平与日俱进。沈公子恺宇兄幼承庭训，耳濡目染，对古陶瓷怀有浓厚兴趣，加之严父耳提面名，思路开阔，触类旁通，进步神速。近年来，帮助记录、整理、润饰“沈胜利海上古玩收藏杂忆”专栏文章近百篇章，刊载于《新闻晨报》等报刊，轶闻趣事，佳评如潮，沈公子案头功夫深得乃父嘉许。得闲时恺宇兄也趋步追随乃父辗转于荒郊野地、市肆冷摊，采集瓷片不余遗力，目光独到，解读瓷片工艺特征，一点即通，时有真知灼见让乃父与国斌兄又惊又喜。

(三)

今天，民间收藏方兴未艾，有同好者将此万众熙攘喧腾盛景称之为继北宋、晚明、清早期和民国之后的第五个收藏热潮，而今日覆盖面积之广阔，参与热情之高涨，流转资金之宏大，推动经济发展之显著，为以往任何一次不能同日而语。这当然也拜互联网时代对信息传播的迅捷与密集，也得益于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和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经纬的大交通布局。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收藏本是一件陶冶性情的诗余雅事，而今天收藏爱好者中有些人，对于器物本身的升值预期，要超过对器物本身的研究兴趣。财富增值的愿望当然也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和润滑剂，只是它带来的结果可能是浮躁与妄念，这对于收藏一事而言，是为大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与复兴的历史要求，更无益处。

比如说吧，旧时有人喜好将均瓷碎片拼缀成四扇挂屏陈列于厅堂，体现巧思者，也会形成吉祥图案，或桃

一件是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

那么这些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唐青花，是不是产于景德镇的呢？文物专家又告诉我们：目前出土的唐代青花瓷，应该出自北方窑口，大多具有巩县窑的特征。而景德镇成规模烧造青花瓷，应该是从元代至元十五年设置浮梁瓷局以后开始的。虽然在1978年杭州出土的八件烧造于元代至元十三年的青花瓷器中已经看到了元青花横空出世的曙光，但青花的“着墨”尚处于“点缀”阶段，远远达不到“描绘”的程度。

我还想起了一件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第一位成功仿制北宋汝窑的河南陶瓷专家朱立文先生来上海举办新仿汝窑瓷器展览，展览上还展出了十几枚在张公巷与文庙两处窑场出土的汝窑瓷片。第二天，有一位英国陶瓷爱好者从伦敦专程飞来观展，更让我感慨的是，这位英国人是西装革履坐着轮椅来到展览现场的。朱立文先生为他的诚意所感动，即从展柜里拿出几枚汝窑瓷片让他欣赏并抚摸。英国客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仔细抚摸着汝窑碎片，细察了釉面特有的蝉翼纹效果。最后还说了一句话，如果翻译成古汉语应该是这样的：“今吾有幸，此生足矣！”

(二)

沈胜利先生是中国文物界公认的老法师，精通玉器、瓷器、字画以及杂件鉴定。他19岁就进入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工作，在组织安排下拜孙经品先生为师。孙经品先生确立师徒关系后即送了一枚瓷片作为见面礼，这是一枚杭州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瓷片，赏心悦目，釉色莹润，釉层肥厚，胎骨为烟极薄。沈老一直保存到今天，也曾让我观赏触摸过。孙经品先生早在民国时期就研究瓷片标本，实在了不起。

十年动乱时期，工艺品进口公司的业务受到极大干扰，老一代业务骨干悉数被打入冷宫，沈胜利就被推到第一线，从公司库存和抄家物资中挑选可供出口的古玩，还要定期去四省一市（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和上海）的古玩店、文物商店和民间征集劫后余存的古玩，经过遴选后一一估价，打上火漆印送至广交会等渠道出口创汇。国家不幸诗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他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中过目过手的古旧瓷器累有一百万件之巨！

1977年，沈胜利在百废待理的氛围中去扬州征集古玩。扬州市珠宝文物商店得知沈胜利“驾到”，就特意请他鉴定一件“吃不太准”的蓝釉梅瓶。1976年江苏溧阳地震后，扬州有许多市民只得住在临时搭建的抗震棚里，有一位姓朱市民将一件祖传梅瓶送到扬州市珠宝文物商店出售。商店初步判断此瓶为清代雍正年间遗物，随手放在店内待沽。沈胜利与此瓶一照面后当即两眼发亮：梅瓶高43.5厘米，腹径25厘米，溜肩鼓腹，线条流畅，蓝釉白龙对比强烈，白龙刻划细腻，蓝釉发色鲜亮，龙首威猛精进，龙爪孔武有力，火珠周边镶有光焰，整幅图案气韵生动，大有云海翻腾，蛟龙欲升之动态美感。根据种种特征，沈胜利判定梅瓶应为元代遗珍。而且他也没有以买方市场代表居高临下地将此瓶纳入行囊，而是提请扬州同行妥善保管，不要出售。

扬州同行喜出望外，后来还特意请南京博物院王志敏教授再行鉴定，认为沈胜利的结论完全正确，此物确系元代江西景德镇窑烧造的蓝釉龙纹梅瓶，国宝重器，世所罕见。现在，这件稀世珍宝陈列在扬州博物馆内，馆方为镇馆之宝设置了一个专厅，我几年前还特地去礼瞻一番。

元代蓝釉白龙纹梅瓶存世只有三件，一件在法国吉美博物馆，一件在北京颐和园管理处，这二件高只有24厘米，且有损伤。

因为业务往来，扬州市珠宝文物商店业务骨干丁永祥先生与沈胜利熟稔，他又是王志敏先生的小舅子，王志敏先生事后写了一封长信给沈胜利，多有鼓励激赏。沈胜利一言定乾坤的那年，才36岁。

未及不惑之年的沈胜利何以在元代蓝釉白龙梅瓶面前不疑不惑呢？这与他多年来一直通过寻访、收集、分析瓷片来进行古陶瓷研究有关。当年孙经品先生馈赠他一枚富有象征意义的杭州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瓷片，等于给了他一把打开陶瓷文化宝库的密钥，后来沈胜利还经常请教苏州市文物商店专家张永昌先生和王志敏先生，两位都谆谆嘱咐他以田野考古方式收集瓷片，以拓展自己的眼界。从此他经常在赴外省市公干之余，在古运河、古码头、建筑工地等处捡拾瓷片，这些瓷片都成了他在上海文物商店当经理助理时辅导年轻人的标本，自己一片也没留。直到沈老退休后，才开始丰富自己的积累，寒来暑往，经年累月，也有近千枚珍贵瓷片入藏鉴古精舍。

瓷片是历史遗存，是某个过程的原始记录，隐藏在瓷片中的真实信息也许是我们现有典籍中没有记载的，更是我们现有经验不能涵盖的。解读一枚有价值的瓷片，相当对同类的完整瓷器做一次造型分析，更可能填补某项空白。

这次，他携学生刘国斌、公子沈恺宇策划并编撰《谈瓷侃片——中国历代名窑瓷片鉴赏》一书，书中作为标本解读的历代瓷片都是他与学生、公子悉心收藏的。他们从数十年来捡拾、购买、交流而来的一千多枚瓷片中遴选出三百多枚，力求做到每一枚都有不可替代的标本价值。顺便说一句，我也多次与沈老和国斌兄在城隍庙藏宝楼地摊上淘宝，购买过一些有特殊价值的瓷片。有一次还深入西姚家弄一家小旅馆，在外地古玩商人下榻的客房里，从床底下拖出蛇皮袋，先行挑选瓷片。

国斌兄早年跻身收藏领域，功勋卓著，自幼羲之临

或瓜或钟或瓶，被硬木框架衬托，饶有古意。但这种思路无非想表达“家有万贯，不如均瓷一片”的浮夸价值观，几乎没人会借此研究均瓷碎片本身所蕴含的工艺、美术与社会价值。再比如说吧，在景德镇古窑址周边，或在瑶里古镇的江渚河滩，或在大城小镇的古玩城里，经常有人将收罗而来的碎片席地铺张善价而沽，一片唐青花索价上万元尚属客气，一枚寻常的明清瓷片也连年看涨。对于没有经济实力收藏完整官窑器的爱好者来说，转而把玩几枚从官窑器上分崩离析的瓷片，也算聊胜于无吧。具有尚古情怀和美术思维的设计师，用瓷片加工成首饰或奩盒，也不失为春风再度的雅美创意，为旧器物重返生活现场做出了可贵尝试。但真正精于研究的鉴赏家，是希望从瓷片中破译陶瓷文化的密码，有所发现，有所补益。

那么，我们可以从《谈瓷侃片》这本书中获得什么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沈胜利从事古玩行业超过半个世纪，视野开阔，经验丰富，沈老的许多鉴赏知识，在具体到样本分析时，更显出老辣而精妙，通过细微之处比照后的解读，也容易让人铭记。而这些知识与秘诀，往往是从成千上万枚瓷片精炼而来的。

中国是陶瓷的母国，这是我们立于世界的荣光。然而伴随着曲折而漫长的陶瓷史，却是刀光剑影的战乱与成王败寇的兴废。陶瓷作为生活器物或清供雅玩，本该承载时代风尚和生活情怀，而每当渔阳鞞鼓惊天动地之际，又难免被历史车轮碾成齑粉，掩埋在血肉箭镞与零乱寥落的记忆深处。那么到了今天，经过历史长河的淘洗，重见天日的瓷片以一贯的沉默再次散发出宝石般的光芒和工匠的智慧，成为我们回望历史的载体和通道。由此说来，瓷片就是历史的遗骸，民族的伤疤，也是文明的碎片，它们虽然细碎轻薄，却能够忠实地传递历史文化信息，让我们通过豹窥而想象那个时代的风云际会。

比如说吧，陶瓷的年代确定是一道难题，但是通过书中多枚元青花瓷片上“元至正元年三月初三”、“元至正四年”、“至正八年岁次”、“元至正十年岁次五月初五王备”等题款，再与瓷片的胎骨釉子、旋足修胎等工艺进行一一比对，就可以梳理出元代青花瓷演变发展的清晰脉络。还有数枚写有“洪武元年”、“洪武三年”、“皇明建文元年捌月”、“正统元年”、“景泰元年”、“泰昌元年”等款识的青花瓷片，也足以襄助我们考察明代初期与黑暗期青花瓷器的工艺特征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状况。中国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古陶瓷专家杨震华女士认为：“这些瓷片弥补了这一门类研究的空白”。

瓷片对于我们进一步考察陶瓷的工艺特征也是极有帮助的，甚至比完整器更容易辨识胎骨的疏松与坚致、釉面的肥厚与莹薄、窑炉的温度、气氛以及工匠淘炼、利胎、修胎、施釉方法等。比如从本书所列数枚汉晋唐宋时期的残件与瓷片，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绞胎与北宋绞胎的纹理特征与造型趣味，唐代长沙窑执壶上的贴花图案又是如何将异质文明带入中国的，从唐代越窑盏托残件上的划花“年轮”又可以估计当时辘轳车的常规转速，从北宋定窑白釉印模印牡丹花碗残件外壁上可以清晰看到用于鉴定关键依据的“泪痕”，还可以从定窑紫釉残件上看到白胎上有一层黑色护胎釉，而且表面紫釉比护胎黑釉更薄，据此可判定为定窑器中极具研究价值的稀有品种。

元明清三代，器物的装饰成为时尚潮流，底部由此成为鉴定的关键。从底足可以考察修足方法、胎骨质地与写款风格，器物内的图案，则在底部中心最能表现作者的创作意图与时代风气。本书中这三个朝代的残件也多以器物底部为多，比如碗、盘、盆、杯的底部，以文字和图案来承担这样的使命，也为陶瓷爱好者积累这方面的知识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图案方面，我们饶有兴味地看到诸如“醉仙”、“双雁图”、“双狮图”、“团花湖石”、“骑马访友”、“富贵有余”、“仕女游春”、“鹿衔灵芝”、“月下苦读”、“卧冰求鲤”、“莺莺拜月”、“昭君出塞”、“五福捧寿”等，一方面以散发着市井气息的图像起到了传承民俗与礼教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民众历经战乱后祈求太平的普遍心态。而在“高士观星”、“天马行空”、“指日高升”、“高冠厚禄”、“魁星点斗”、“高台修禅”、“英雄独立”、“羲之爱鹅”、“独占鳌头”等图案中，则更多地表达了知识阶层的理想情操以及对底层社会实施教化的意图。如果纯粹从美学角度来审察，这些碗底也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比如萝卜、山猫、湖石、双鱼、翼龙、竹叶小鸟、婴戏图、蹴鞠图等，工匠往往以寥寥数笔勾勒出生动活泼的形象，呼之欲出，可亲可爱。我特别要向读者诸友推荐一件残器，这是沈胜利先生收藏的一件元代釉里黑高足碗残件，在碗中央，工匠以娴熟的笔法画了一个饰以桃子头的稚童，他一手执锄，另一手长袖轻舒，舞蹈中略作回顾，形象自在而舒展，诚为大写意中的精品。放眼当下画坛，我敢肯定没几个人能如此潇洒地一挥而就。

海上著名画家江宏对明清瓷器中的婴戏图特别激赏，自有心得。他认为婴戏图画面饱满，布局得当，落笔肯定，删繁就简，线条流畅，图中孩子健康可爱，山石花树等也无不富有生活气息与时代精神，远比官窑器中的规整图案有生命力与感染力，他本人在大笔泼墨泼彩的山水画中，常以简笔人物点缀于林下崖顶，就受到婴戏图的影响。

青花碗底还常以文字点缀，而入选的关键文字常以“福”、“寿”、“状元及第”等居多，如从书法角度考察，虽然逸笔草草，龙飞凤舞，但无一笔不按照书法的行笔规律来完成。

总之，这本令人目不暇接的图书，兼有学术研究和纯粹审美的作用，它是广大陶瓷收藏爱好者和艺术工作者的良师益友，也是博物馆陶瓷陈列与研究的有效补充。据悉，沈胜利先生手头正在撰写的收藏方面图书有好几种，都是他所擅长的玉器和杂件，还有一本回忆录更加值得期待，但他偏偏与两位晚辈一起先行推出此书。可见在沈老对半个世纪来一直帮助他出入堂奥的瓷片有着深厚的感情，也认为瓷片在当下的浮躁的收藏气氛中，有着特殊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十多年前我去景德镇采访，看到景德镇珠山一带因为发现了官窑遗址，周边就砌墙保护起来，但有人借墙外一溜临时商铺为掩护，通过挖掘地道等方法钻到古窑地层下面盗掘瓷片，伤亡事件偶有发生。同时，少量来历不明的官窑瓷片也悄悄出现在景德镇市场上，并流向各地。已故陶瓷专家、前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园先生对官窑遗址的发现既激动又惆怅，激动的是可以用瓷片复原成基本完整的器物，惆怅的是规模在十吨以上的碎片，至少有数亿枚之巨，要到猴年马月才能整理完毕？

今天，沈胜利、刘国斌、沈恺宇以自己的成就昭告世人：研究古陶瓷，一定要有实物参考。瓷片是当下还比较容易获得的实物，它代价并不昂贵，但所蕴藏的信息却是丰富的。

瓷片是文明的碎片，它给予我们残缺的审美体验。如有可能，或可请它来修订中国陶瓷史诗的韵脚。

瓷片在案，谨以是序。

沈嘉禄

2016年1月15日

目录



汉 三国 南朝 唐 五代	001
宋 金	015
元	057
明 洪武 建文 永乐 宣德	083
正统	103
景泰	121
天顺	137
成化	155
弘治	177

正德 195

嘉靖 207

隆庆 万历 泰昌 221

天启 崇祯 239

清 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263

嘉庆 道光 293

咸丰 同治 光绪 宣统 297

民国 311